

# 青年毛泽东的一次从军经历

■胡松涛

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见到朱其升时说起当年的情景：“我们在新军共同生活和战斗，虽只有半年，但记忆犹新，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和帮助。当时，我带有学生气，对军队生活不习惯。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。”

当时，部队发给毛泽东一把“汉阳造”步枪，这也是毛泽东拥有的第一支枪。“汉阳造”步枪原型为德国1888式步枪，清政府从德国买来汉阳造步枪设计资料和生产机械，从1896年开始由汉阳兵工厂生产该型步枪，定名为八八式，俗称“汉阳造”。

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军事家，鲜明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，但他却很少摸枪。1964年全军大比武，神枪手宋世哲进行步枪速射课目汇报，创造了40秒40发子弹击落40个钢靶的骄人成绩。在现场，毛主席高兴地端起宋世哲的枪做了瞄准动作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。

每月的7元津贴，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笔很实用的收入。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：“我的薪金是每月七元……每月伙食费用去两个月。我还得花钱买水。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，但是我是一个学生，不屑挑水，只好向挑夫买水。剩下的津贴，我都用在订报纸上，贪读不厌。”

有一天，毛泽东读《湘江日报》，忽然眼睛一亮。他回忆说：“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《湘江日报》，里面讨论到社会

主义，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。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过社会主义，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。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。然而，朱其升、彭友胜等人，还是更喜欢听他讲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朱其升回忆说：我当时有些听不懂毛润之讲的古文，不热心，听着听着，慢慢地睡着了，可他讲的“曹操煮酒论英雄”“张飞大战长坂坡”“孔明虚设空城计”“关公败走麦城”以及“宋江怒杀阎婆惜”“孙猴子大闹天宫”等故事特别爱听；毛泽东口才好，边讲还边做手势，把我深深吸引住了。

天气转冷，冬训暂停。毛泽东利用业余时间，教朱其升等战友读书、写字。在毛泽东的辅导下，只读过3年私塾的朱其升大有长进，学会了写字、记账。朱其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0月见到毛泽东，回忆当年的情景说：“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、写字，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。”

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，袁世凯为了篡夺革命果实，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，同南方革命政权举行了和平谈判。战争暂时结束了。不久后，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的新军接到解散的命令，每个人发3个月的饷银遣散回家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：“预定的战争取消了，南北‘统一’了，南京政府解散了。我

以为革命已经结束，便退出军队，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。我一共当了半年兵。”

走出军营，毛泽东重新开始了求学生涯。他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，晚上住在廉价的湘乡会馆。很快，他手里的钱花光了，家里又不供养他，自学的无法维持。毛泽东只好报考不收学费、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。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。

半年的当兵经历，对毛泽东影响甚大。

求学期间，毛泽东一心扑在读书学习上，他把自己的笔记本命名为《讲堂录》。《讲堂录》残本上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夫兵者，国之卫也，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，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。吾国士人既甚弱矣，则兵出于招募，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，驱之临战，不待交而先溃，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……”如此深刻的见解，自然离不开那半年当兵的经历。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之所以看好毛泽东，其中也与他这段经历有关。杨昌济说：“毛泽东”资质俊秀若此，殊为难得……又曾当兵半年，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”。

1927年9月，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由此，在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中，毛泽东由一个书生成为运筹帷幄、统领百万雄师的统帅，成为创新军事理论的伟大军事家……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这些年，我曾数十次走上川藏线、走进高原。每次走进壮美的雪域高原，我都会遇到一些难忘的事情，记住一幕幕色泽不同的场景。

2016年冬天，我随武警四川总队文化服务小分队赴基层慰问演出。第一次踏上川西高原，眼前一片白茫茫，令我激动不已。我们从成都出发，沿着318国道一路前行。车队一过泸定，就看到远处白皑皑的雪山时隐时现。继续前行，登上折多山口，便可看到云朵在眼前追逐着。白茫茫的世界，浸染着人的心境，让人欣喜。

我和文化服务小分队的战友，迎着风雪走进某支队执勤点，看望慰问驻扎在那里的执勤官兵。简陋的哨所前，我们以天为大幕、以地为舞台，为官兵献上慰问演出。动感的舞蹈、深情的歌声、文艺节目一个接一个上演。没过多久，我们的身上便落了一层雪花。尽管观众不足10人，我感觉氛围却无比热烈。当战士们手捧着鲜花和洁白的哈达送到我们的面前时，那冰莹洁白的世界，瞬间就温暖起来。我关切地问一个女兵：“冻坏了吧？”她鼻子冻得通红，说：“只要战友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多冻一会儿也值得。”

有一年夏季，我因为采访任务再上高原。这次，我见识了高原不同寻常的绿色。岷江水绿如翡翠，似一条玉带缓缓从山间蜿蜒而出。沿岸的格桑、珙桐和杜鹃花，静静点缀其间。高原的绿色和平原上的不同，它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浓密，花草生长得有些稀疏。

这次，在若尔盖大草原，我与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的官兵，聊部队的训练与生活，聊家乡以及战友之间的情谊。望着眼前绿意盎然的草原，年轻战友昂扬奋发的青春风采，让我心生敬佩。

再上高原，是在一个秋天，我到新转隶的某支队采风。朝晖将天际染得一片金黄，铺洒在洁白的雪山之巅，壮美极了。这个季节的高原，也成为一片金色。风沙里，官兵在冲锋、呐喊。是的，那是一种令人心生豪迈的场景。

一见到支队政委，他便热情地上前介绍起来：“别看我转隶不久，但是冲锋的姿态毫不松懈。”在办公室，政委为我们翻出了一张张泛黄的靶纸。那是他参加射击考核留下的“纪念品”。我看到靶纸的正下方，用小楷写着射击情况总结和不足。窗外黄沙依旧在翻卷，不时传来训练场上的阵阵呐喊。在这个新转隶来的支队，我时刻被官兵昂扬的斗志震撼、激励着。

那是在一个春天，我又走进高原。这次，高原上的黑色令我记忆深刻。黑色的山体耸立着，黑色的牦牛低头徜徉在无尽的草原上，黑色枝干的无名小树在山口迎风傲立……当然，还有肤色黝黑的官兵，手持着黑色钢枪挺立守望。

在那里，我认识了某部工程师同巍。他一米八的大个儿，背挺得笔直，黝黑的脸上挂着两弯粗黑的眉毛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位五级伤残军人。

多年前，同巍和战友受命配合公安

## 高原色彩

■洪福乐

机关追捕持枪逃跑的歹徒。任务中，他为掩护战友不慎跌落10余米深的悬崖，身受重伤。手术后，他强忍体内4块钢板、10枚钢钉带来的锥心之痛，经过无数次跌倒后爬起、无数次努力和尝试，硬是恢复了常人的运动能力。重返军营后，他多次参加重要行动，均圆满完成。在与同巍的交流中，我越发感受到，他像是一块经受过烈火淬炼的钢铁。

多少次上高原，我眼中最醒目的颜色，永远是红色。红色的格桑花让人沉醉，火红的火把让人温暖，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，官兵脸颊上的“高原红”让我印象深刻。无论鹅毛纷飞的大雪，还是漫卷黄沙的大风，都掩盖不了那抹红。

这是一片革命先辈用热血染红的土地。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……”海拔4114米，夹金山山口终年积雪。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，向着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进军。山上一会儿雨雪，一会儿冰雹，奇冷无比，路滑难行，加上衣着单薄，空气缺氧，许多红军战士走着走着便倒在夹金山上……

官兵把条件艰苦的高原当作青春的淬炼场，锻造铮铮铁骨，追逐青春梦想。他们用热血和忠诚铸就牢不可破的钢铁雄关。

无论是白雪茫茫，还是绿草如茵，无论是黄沙漫卷，还是红旗猎猎，每一种颜色都生动地展现着雪域高原的美。驻守在高原上的官兵，守护、描摹着祖国的壮美山河。

## 坦克连的冲锋

■邵博康 张石水



高原戈壁，烟尘弥漫，一辆辆钢铁战车疾驰而过。坦克三连正向着射击地域发起冲击。

—

坦克车内，炮长张书廉屏息凝神，手心微微出汗，紧张与兴奋写在他和战友的脸上。

靶标突然出现，张书廉瞪大双眼，锁定目标、果断击发，炮弹精准命中靶标。硝烟未散，他们已扑向下一个目标，并打出3发炮弹全部命中的好成绩。

坦克行至终点线前150米处，一个移动坦克靶突然出现在右前方。射击移动靶，要考虑坦克与靶标的相对速度，这比打固定靶难得多。只见张书廉屏住呼吸，在剧烈的颠簸中稳住操纵台，同时将瞄准镜内的箭头对准瞄准点测距、锁定。平稳跟踪一段时间后，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，炮弹精准命中移动靶标。

在坦克连，岗位连着技术。想拥有过硬的技术，必须经过反复锤炼。作为坦克射手，手的灵敏度影响着射击精度。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坦克射手，除了训练操作技术，更要练成一击即中的“肌肉记忆”。教会张书廉这个道理的，是他的战友周磊。

一级上士周磊是战友眼中的“神枪手”。射击训练时，他总能打出佳绩。夏天，坦克车内温度高，周磊一天待在其中数小时，衣服湿了又干，结出斑斑汗碱。冬天天气寒冷，他的双手也能灵活自如，熟练完成各项操作。

张书廉问周磊：“训练有没有诀窍？”周磊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就是练！”随即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坦克兵要争分夺秒，战场上快一秒，就多一分胜算。”

在上级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训练中，连队担任右翼主攻任务。周磊作为头车炮长，抢先发现“敌”目标。在近乎极限射击距离条件下，周磊屏住呼吸，双眼透过瞄准镜把准时机，果断按下发射按钮。炮弹呼啸而出，首发命中，一举改变了对抗态势。训练结束，他跳下战车，笑容里透着满满自信。

### 二

在高原，有时官兵会出现高原反应，坦克也时常出现“水土不服”。刚吃过早饭，坦克技师孟新朝就前往车库，准备给当天训练用的坦克加温。

孟新朝步行几百米到达车库时，已经有些喘，呼气在面罩上凝结成霜。绕车检查了一周，孟新朝进入车内，启动加温锅，看着仪表盘上水温一点点爬升。

当连队带到训练场时，战车已经全部加温完毕。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，一辆辆坦克有序驶出车库，一股股白烟在戈壁升起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异响传来。孟新朝循声望去，只见不远处车库上方的白烟正逐渐变黑。凭借多年的经验，他判断可能是有坦克出现了故障，便急忙向车库跑去。

“孟新朝一会儿爬上车顶，一会儿趴在地上，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后，又打开加温锅进行加温。半小时过去了，他再次点火，发动机排出的依然是黑烟，异响依旧。他反复调试油门，仔细观察、感受着发动机状况，直至将坦克成功发动。”

“还得是孟班长。”面对大家的称赞，孟新朝却眉头微皱：“能动是能动，但这车肯定有问题，还要仔细检查才行。”

那几天，这台有故障的坦克就停在车库里。每天训练结束，孟新朝都会顺路去看一看。车场日当天，大家挖设了一个能躺下两个人的沙坑。故障坦克被牵引到沙坑正上方，检查工作正式开始。坦克发动，孟新朝仰面躺在坦克下，打着强光手电，强忍着浓烟带来的不适，细致检查。

“离合器没问题”“管路都正常”……随着可能存在的故障被一个个排除，他把目光锁定在一个移位的轴承上。透过密集的管路、部件，他用一个长柄螺丝刀轻轻敲击轴承，原本牢牢固定的轴承却轻微抖动了一下。孟新朝长舒一口气，“终于找到了！”

为确保操作精准，孟新朝摘下手套展开维修作业。一个个部件被他取下来，整齐码放在一旁的托盘里。维修时，不时有机油滴落在他的身上、脸上。半个小时后，他终于取出损坏的轴承。又过去一个多小时，孟新朝终于将全部零部件安装到位。他从车底钻出来，拍了拍坦克：“老伙计，又能接着干了。”

### 三

“此为1号高地。”顺着张权手指的方向，大家望向一座长条形高地。

宿营安排结束后，紧接着就要转入训练，编写排训练教案的任务落到了新排长张权肩上。

读军校期间，张权的教案常被评为优秀教案。对他而言，编写一份教案并不难，什么地形该用什么战术，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置，教员在课上都讲过。

接到任务后，他拍着胸脯向连长保证：“没问题。”来到训练场，正是风大的时候，看着高低起伏的高地，他把自己想象成“蓝军”，那些高地变成了阵地。一个个防守方案在他脑海里浮现，他不断问自己：“如果我是‘蓝军’，会怎么防守？”

寒意透过面罩袭来，夹杂着缺氧带来的眩晕感。张权试图在高地上寻找参照物，才发现不是每个高地都有独立且明显的标识物，冲击方向上也不一定有可利用的地形。

他一遍遍扫视着高地，一边思考，一边修改着教案，“战斗”在他的脑海一遍遍打响。相比军校训练场上的障碍，此时眼前的沟沟坎坎让张权有些不托底。为使教案更符合逻辑和实际，他反复修改，终于下定决心：“咱们推演一遍吧！”

张权低头盯着沙盘，不时看一眼手中的教案。推演从距离“敌”前沿400米的展开地域开始，平坦开阔的浅水河滩让高处的“敌人”对我军一览无余。“各军利用有利地形交替掩护前进……”

“这样不对吧？”战士们的小声嘀咕，在张权听来是那么刺耳。

复盘环节，大家讨论得十分激烈。这不由让张权想起在军校的战术课上，大家围绕战例进行讨论的场景。只是这次站在最前面的不是教员，而是他自己。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，他的回答有些磕绊。

夜里躺在床上，他的思绪仍停留在训练场和教案上。“战斗”在他脑海中持续到深夜，直到战士们提出的质疑都有了答案，直到教案再挑不出问题，他才安心入睡。

几经反复，终于到了验收成果这天。在张权下达“关闭电台，撤出战斗”的指令后，对讲机里传来连长的声音：“搞得不错！”看着远处战友高举手臂对他竖起的大拇指，张权知道，他们攻下了这座“高地”。



## 神仙山哨所

■赵子凤

即便有神仙，也不会住在这里  
荒山与荒山相伴的地方  
直到他们出现  
这苍凉的世界  
有了人——戍边的人

那些被硝烟炙烤过的老兵  
迎着戈壁横风  
在众山之中，锁定  
那座能够俯瞰群山的高山  
那些挖掘过壕堑的臂膀  
抄起钢钎，在声声号子中  
把哨塔立上山顶

风雪雕刻着群山的模样  
一茬又一茬青春的身姿  
顶风沐雪不惧寒  
增加了山的高度

自此，高山之上  
风中传扬着英雄的颂歌  
神仙不来的地方  
我们来了



长征

第6327期



松风山韵（中国画）

宋威作